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輯
沈雲龍主編

近百年來上海政治經濟史

(一八四二—一九三七)

ERNEST O. HAUSER 著
越裔譯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目次

- 第一章 洋鬼子……………(一)
- 第二章 擅自行動的英國人……………(二〇)
- 第三章 突然發達的城市……………(三九)
- 第四章 禍種的撒播……………(六〇)
- 第五章 恐慌的時期……………(七七)
- 第六章 半個全中國的貿易……………(九三)
- 第七章 苦力……………(一〇九)
- 第八章 南京路慘案……………(一二五)
- 第九章 清共的動機……………(一四〇)
- 第十章 十九路軍之役……………(一五四)

第十一章	白銀風潮·····	(二八一)
第十二章	上海的內景·····	(一九三)
第十三章	上海的靈魂·····	(二〇五)
第十四章	破壞中英借款的內幕·····	(二三一)
第十五章	末代大班·····	(二五〇)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第一章 洋鬼子

一八四二年，六月十一日的晚上，英國軍艦「納密雪斯」號悄悄地駛進揚子江的口子，停泊在距離上海城十二哩的吳淞炮台附近的海面上。

「納密雪斯」號是第一艘經過好望角向東行駛的輪船。她從利物浦奉了祕密命令出發，去執行一件祕密的使命；船上裝有兩尊可以發射三十二磅重炮彈的大炮。她這次駛進揚子江口竟替祖國立下了一次莫大的功勞。

幾天之後，這艘軍艦動手了。她向炮台接連開了許多炮，使岸上的中國兵官和士兵非常之害怕，泊在岸邊的中國兵船也拚命地划着槳逃走。炮台上的官兵經過一次英雄的抵抗之後，戰敗而逃，於是吳淞炮台便被英兵所占領了。據後來英艦的報告，這次中國兵的抵抗實是極其英雄，不過因為刀鎗終久敵不過大炮，所以不支而退的。到達上海城的路途門戶從這一天為始便大開了。

這就是外國人占領上海的第一天。英軍司令官孟德高默里上校帶了一千名士兵，沿着黃浦邊由陸路向上海進發，納密雪斯號則在浦中向裏行駛。孟德高默里上校的陸路隊伍一直向上海城前進，沿途並

沒有遇到絲毫抵抗，一直走到老北門口。這時城門已經關閉，上校便命兵士兩名由城牆爬上城頭，到裏邊去把城門打開。上校率兵進城之後，看見城裏的情形很是簡陋，房屋低矮，街道狹仄。這時比較有錢的住戶都已逃難他去，祇剩下一些沒有盤船逃難的窮人，看見洋兵進城都非常害怕，不過有些強悍不逞之徒，則正趁着這時混亂的機會，在那裏到處搶劫。

上校進城之後，覺得這地方的位置極其重要，並且很為富庶，因此不願意看見它的秩序被暴徒破壞。他即出了一道安民的告示，並禁止搶劫。告示上面有幾句話是他的部下所認為很有趣的，上面說：『天下有不少的國家，這些國家沒有一個不是由「上帝」所治理的。我們既然同屬上帝的子民，則我們自應該彼此以弟兄相待，和陸相處，切不可有一毫岐視的念頭。』上校帶着部下在城裏駐紮了幾天，向大冰廠中搬取了不少的冰塊，並向城中的紳民要索了賠款十四萬五千金鎊，便離開了上海城，向南京而去。

白種人的出現於上海，這並不是第一次，因為在那時前十年，有一個名叫林特賽的英國人，早已奉了東印度公司的命來攷察過一次了。他在觀察一番之後，報告他的公司說：『外國人，尤其是英國人，倘若能在這裏作自由的貿易，則利益實無窮盡。』他已覺到這個地方的地位之重要，說它雄踞揚子江的口子，可以控制一切到內地的去路，將來無疑的必會成爲亞東的商業中心。林特賽是一個眼光遠大的商業家，他在報告書中論到遠東商業前途的可能性時說：『英國對歐陸的輸出貿易，因了歐洲各國的嚴密抵制，已

感受到極嚴重的障礙，那末，英國爲什麼不可以向別人所未到過的地方去找尋出路呢？中國的人口比了歐洲全洲要多出一倍有餘，地方又是那麼的廣大，海岸線有三千餘哩長，適宜的港口很多，大小的江河又是那麼的四通八達，各處的人民又都是善於經營，極爲富庶，如果外國人在這裏建立起一個商業，那是他們必都十分歡迎的。『林特賽』還料到上海之光明的前途時，很詫異何以這般重要的去處，以前竟沒有人注意到？

這時英國對中國的商業是由東印度公司所專利包辦的，但這個公司的事務過於紛繁，行動又是向來很遲緩的，以致林特賽雖上了條陳，然而公司裏邊竟寂然沒有什麼舉動。湊巧這時的英國正經過着一次實業革命，紡織品的出產異常迅速，資本也非常雄厚，他們覺得東印度公司的專利權實是妨礙了他們的發展，因此他們就借了美國的名義和中國通商業，藉此打破了東印度公司的專利權。自從這種情形發生之後，英國政府覺得這是和國家的顏面有關的，便取消了東印度公司的獨占權利。於是大家都得到了在這極富饒的中華大國裏邊自由經商的機會。

在這獨占貿易轉變爲自由經商的時期中，大家都已料到免不了要發生一次戰爭。因爲這時的中國官場把外國商人都當作鬼子和野蠻人看待，將他們的商業活動限制於廣州郊外一個極狹小的區域裏邊，並用種種令人難堪的手段欺侮他們。在東印度公司獨占的時節，因爲它是一個機關，所以對於中國方

面的壓迫，一切都可以忍受，但現在已換了一班自由的商人，自然覺得處處難堪。最令他們難於忍受的事，情就是將他們的商業活動限制於廣州一隅，因為在輸出方面，絲和茶都是中國中部的產品，須經過半個中國，費不少的事才能運到廣州，使他們受到極大的損失；又在輸入方面，他們所運來的貨物是以毛織物為大宗，在廣州這種天氣和暖的地方極難於銷售，又須費不少的金錢和手脚才能運到中國的北部。因為這些，他們自然覺得十分不便，十分的憤憤不平，無怪他們一發而不可遏，堅主用武力對付，以便他們可以得到在中國全境經營商業的自由權。這次的戰爭，其名稱為『鴉片之戰』，因為其直接起因是由於英國擬把鴉片煙大批的運入中國，而為中國官場嚴行拒絕所引起的。

在這次不宣而戰的戰事中，英軍的行爲很是凶暴，使中國的人民受到很深的苦楚，甚至一八四三年倫敦殖民協會的東印度委員會也曾坦白的說：『這次英國固然是獲勝了，但是戰事的影響，使無數的中國人民傾家蕩產，流離失所，死亡載地，遍地饑饉，這種痛苦已在中國人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憤恨，將來必有一天會突然爆發，而尋求報復的。』

納密雪斯號在離開上海之後，一直向南京駛去，沿途勢如破竹，不上幾天已到了目的地。經過數次大炮轟擊之後，南京已不能支持，清庭便表示屈服，和英國訂立了歷史上有名的南京條約，開放了五個地方為通商口岸，於是英國的商人便如願而償。

上海便是這五個通商口岸之一。上海也和世界別的大商業中心一般在起，初並不是一個有名的地方，它不過是偏處海岸邊的一個小小縣城，在十三世紀當蒙古人統治中國的時候方始有了縣治。最初這地方是連城牆都沒有的，直到明朝年間，爲了倭寇常來騷擾打劫，方築起一座城牆。此後，它雖靠着本地的努力，漸漸的興盛起來，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成績，在英國人占領的時候，也還不過是一個三等縣治罷。

和約成立不久之後，第一批英國人便到了上海，進城去致察。沿途有中國兵士做引導，這批兵士都不佩帶武裝，祇拿着一根藤鞭以爲驅逐閒人之用。城裏的街道都很長，不過很狹仄，有幾條街上，兩旁鱗次鱗比的排列着各種店舖。街上的行人看見這批洋鬼子時，都抬起頭，以詫異的眼色對他們看望。「我們如把態度的鎮靜嚴肅作爲文明的標準，」當時英國人中有一個在事後說：「則中國實是在文明的最高層。」

這致察團當晚在一個廟宇裏過宿，有許多中國人走來，很安閒地坐在旁邊觀看。英國人拿出一瓶白蘭地酒，分斟給他們喝，他們喝了都點頭表示稱讚。英國人又拿出幾個印度銀幣分給他們，他們便各拿出半塊洋錢來兌換一個。後來知縣老爺來拜望了。他坐着大轎，鳴鑼喝道而來，轎子的背後有幾個衣服襤褸的人撐着一把大傘，還有幾個騎着馬的衙役。這次雙方的會面雖不過是一種交際性質的，但已植下了日後中英兩國人民的密切關係的種子。這致察團對於這位中國官員的禮貌很爲滿意，當中有一個在報告

中說：「當時的中國人竟沒有一個敢在他的面前下坐的。」

英國所派第一任駐上海的領事官是喬治·拜爾福上尉，他在一八四三年的十一月，乘了密求沙輪船來到上海，船上滿裝着傢具和食物，甚至連甲板上都堆滿了這位新任領事和他手下幾個辦事人員的行李箱籠並洋酒罐頭之類。船抵岸邊之後，因一時沒有去處，所以當晚仍在船上過夜。這羣人那晚在船中一盞火油燈下面晚飯的時候，大家舉杯祝福，預祝上海的未來之繁盛。

第二天早晨，拜爾福寫信通知上海的道台說，要和他會面接洽一切。不久之後，道台便派了幾乘轎子來接他們到他的衙門裏去。他們的轎子走過街上的時節，差不多全城的人民都齊集在兩旁觀看。

道台對於他們很爲客氣，但在他們說到擬要在城裏邊找一所房子居住時，他竟堅決的拒絕，推說城裏城外眼前並沒有閒空着的房屋。拜爾福雖百端的和他商量，始終沒有效驗。拜爾福設法祇得恐嚇他說，如果真的找不到房屋，他只好找一所大的廟宇裏邊去架起蓬帳來暫住。但道台依舊不理。他們辭去的時，衙門口還鳴了三聲炮恭送他們。

衙門口有一羣民衆齊集在那裏張望。這時節，突然有一個穿着綢袍的中國人從人叢中擠了出來，向拜爾福和翻譯官麥特赫斯鞠了一個躬，自稱他姓姚，是個商人，他知道城裏邊有一所很適宜的空屋，就在附近的大街上。拜爾福等起初頗有些疑忌，但也顧不了許多，因此即跟了他去看房子。看過之後，那姓姚的

才說明這就是他自己的房子，現在願以每年四百元的租金出租。拜爾福一口答應，當場租了下來，於是一行四人，領事，翻譯官，醫官海爾和館員斯德拉欽便住了進去。

這一所房子非常寬大，共有五十二間房間，分做臥室和辦公室綽綽有餘，只可惜略有些缺點：臥室裏邊沒有火爐，僕役太不懂規矩，每每任意闖入房間，做事的時節，嘴裏每每哼着山歌，並且對於這批新住客的一切行動每要顯出驚詫的神氣，好似在詫異他們每殮的食物爲什麼吃的這般多？法爲什麼吃了肉還要吃牛奶？

這位姚君的如此表示友誼態度，也自有他的道理。他是一個本地很有名的大商人，並在香港某中國商行裏邊占有股份。他在這批新房客住定之後，便向他們建議：英國在上海對華人的交易如果由他一手包辦，則英國人必能得到一切的便利，自己可以不必費絲毫的手腳和心思。但拜爾福以爲這種事情由一個人包辦很不妥當，所以沒有答應他。

這所房子在拜爾福等住進去之後，竟成爲全城民衆所矚目的地方，最初的幾天，竟有大批的居民男女老幼都有川流不息的走進這所房子來參觀，而且都是非常之富於好奇心，對於洋鬼子的吃喝，剃髮，洗手，開書睡覺都要仔仔細細的觀察。拜爾福實在耐受不了，祇得叫姚君把大門關閉起來，拒絕參觀。

拜爾福等現在已有了工作的場所，但工作的進行並不容易。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找尋一片

英國商人可以駐劄和經營商業的地面，但到哪裏去找尋？很是一個問題。條約中雖已經規定英國籍人和他的家屬，得享居住並自由經營商業，不受一切拘束的權利，但也終須有一種居住的地點才能行事，這地點向哪裏去找呢？拜爾福邀了道台同去找尋，結果是在黃浦的邊沿選擇了一片上海人所棄置不顧的泥灘。

拜爾福在這個地點的選擇上極顯他的眼光之遠大，眼前黃浦灘的雄偉氣象就是一個極顯明的證據。他實是一個建設帝國的人才，他能看到未來的後果，他早已看到這片滿目荒蕪的泥灘將來必可成爲英國在遠東的勢力根據地。「英國的軍艦在這裏可以停泊」他說：「可以使英國人看得見而感到安全。我們的目的是在完全控制揚子江。我們藉着據有這個要塞的威力即可以向中國政府要求公允的條件，以穩定我們的商業關係。」

上海的地位雖然並不在揚子江的岸邊，但距離它的口子不過十二哩之遙，瞬息可達，而同時則又有着通達蘇杭的河道，這使她的地位更爲扼要，使她能够控制向北直達京師的運河，向西流經三千餘哩富饒區域的長江，無怪日後整個大陸都會拜倒在她之前，而公認她爲東方的首港了。

拜爾福看看他的海軍地圖，很得意地說：「一切未開化的民族必將屈服於我們那較高的文明之前。」上海不但扼着交通的形勝，有着江河海洋可以四通八達，而且又正處在中國最富庶之區的中心。這

區域裏邊人口繁盛，物產富饒，凡是中國有名的土產如絲、茶、棉花之類都出在其中，所以發展起來確是很容易的。

英國商民的居留地在原則上依舊是中國的土地，他們不過享着「居住」和租地的權利。這一項條約上的規定使上海道台在實施上感到非常之棘手，因此他就想出了一個承租的法子，使土地的主權依舊爲中國所有，而一方面則英國人也可以永遠居住下去。

上海開埠之後，第一批來到的英國人，其中有幾個教會中人，有幾個從廣州來的商人，他們都暫住在城外的鄉村中，房屋極其簡陋老舊甚至不能遮蔽風雨。其中有一位特地到此處來找尋新植物的著名蘇格蘭植物學家福久恩先生，在住了不多天之後，即向人說，別的還可忍受，祇是下雪天，雪會積到床前，真有些令人受不住。再次這時候上海的本地交通也非常之不便，一出門口都是數寸深的濘泥，英國人穿了皮靴在上面行走時，往往深陷泥中，等到用力拔起來，皮靴已不在脚上了。上海的鄉下人看見英國人時，既是害怕，又是好奇，往往聚着一大堆呆呆的觀看，小孩子則見了就要哭，因爲他們向來聽人說過這些都是極凶惡的洋鬼子。城裏的街上，情形雖略爲好一些，但也不容易行走，因爲街道都甚狹小，而兩旁的店舖還要拚命的侵占，有些甚至把店中的貨物直堆到街心，再加上往來不絕的苦力，挑背着貨包在街上擠來擠去，益加使行人艱於通過，一個不小心便會撞在別人的身上。

倫敦和廣州的英國商行大都是很守舊的，所以起初並無動作，直到幾個月之後，才有幾家派了代表來籌設分行。因此第一年年終時，這片泥灘上還只有十一所新建的房屋，開設了二十三家商行。這一年中，開來的外國船隻也不過四十艘而已。

拜爾福覺得大英國的領事衙門設在城裏很不方便，因此他就在泥灘上去找尋適當的地址。後來他看定了蘇州河和黃浦江會流處的一片地。這地方是一個舊兵營的原址，這時候祇剩幾座蓆篷，已改爲一個中國兵船的修理場所。拜爾福以一萬七千元的代價買下了（或永租了）這塊地皮，但英國政府並沒有准許他花這麼許多錢，所以其中的四千元是他自己掏腰包的。

最奇怪的是：在這片泥灘上所扯起的第一方外國旗是一方美國旗，而並不是英國旗。第一任美國代理領事亨利·胡爾考是在上海開埠的第三年中到上海的。他一到之後，即扯起一方本國的國旗。英國人當時曾向他提出抗議，但沒有效果，不過這件事情後來也就媽虎過去，並不再提。

美國鑑於英國的行動，也跟着和中國政府以和平的手段訂立了一份條約，其中的條件比了英國在武力威脅之下所訂成的更爲優厚。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治外法權，使租界有了一種更爲穩固的法治根據。『美國的國民，』條約裏邊規定着：『如在中國境內犯了法，須由美國領事或其他美國官員依照美國的法律加以處治。』這就是所謂『最惠國』優待條款的起點。從此之後，凡是和中國訂約者，都援例加

上這一條，並在無形之間成爲一種適用於任何外國人民的條例，因此使凡是外國人都從此不受中國法律的拘束。

當英國人着手開闢上海時，原已料到美國人必將跟踪而來。英國人明知他們是在替西方的國家做先鋒，而其他的國家則正在等待這次開路的結果。果然，在等到一切的進行都已順利時，美國便已和中國政府訂立條約，法國也追踪而起。這時美國對中國新開的五個通商口岸的商業，其數目已很可觀。她的貿易之大宗，是以棉花來掉換中國的綠茶。英國則看了覺得有些不以爲然，以爲綠茶是不合於文明人之用的。

美國所注意的雖在商業，但第一批到上海的美國人則都是教士。他們一到之後，就在城裏城外住了下來，立刻把目擊的地方情形報告他們本國的總機關。「中國人是一個極有希望的民族」他們的報告裏邊說：「祇需一些基督教義的訓誨，便可以使他們開化而成爲亞洲最優秀的分子。他們的性情仁慈和平，樂於學習，雖因習俗之所積偏於迷信，但在實際上並沒有過份的重視它。」

但是中國人的舉動之中有許多確使這班教士非常之驚駭，例如過端午節，拜太陽菩薩的生日，拜火神菩薩，拜灶司菩薩之類，尤其是新塑的佛像之開光，用鷄血去點這佛像的眼睛，中國人在舉行這種節日的時候都是興高彩烈，十分起勁，酒肉雜陳，鑼鼓喧天，香烟繚繞，薰得人連眼睛都睜不開來。有一天，正碰着

某廟裏的菩薩開光聖公會的兩位牧師賽爾和斯賓庭拿了些小冊子走進去分派給那些來拜菩薩的民衆。不料大家竟搶着要這小冊子，第一批所帶去的片刻分完，兩位牧師祇得重新回去拿了許多份，再來分派。廟裏的和尙當中，有幾個也來討取這種小冊。兩位牧師很是得意，這時已有了一大羣民衆圍住了他們兩人，在廟前的空場中七張八嘴的紛紛議論，兩位牧師便想趁此機會向衆人講一些教義。他們先向一個站在旁邊的中國人詢問：他是否真正相信這些異端的舉動？那個中國人立刻回說：他並不相信，他所信的只是吃飯罷了。再向別人問問，所答的話也大致相同，有些並還加些髮瀆之詞，使兩位牧師聽了，懷着一肚皮的疑惑回家。

從廣州來的英國人對於這個地方覺得很爲滿意。他們覺得上海人比廣東人來得和氣，舉動較爲文明，走過街上的時節，不像在廣州一般時常要受到當地人民的侮辱。尤其是在鴉片之戰以前的時代中，他們簡直不敢在街上自由行走，最不便的是外國人不許坐轎子，男女不許在街上並肩同行。但在上海便大不相同，美國教士羅威里和英國人洛克赫德博士，每逢星期日，如若天氣晴朗，能够很安適地走到英國領事公館去做禮拜，博士的太太和小姐每是坐了轎子先走，毫無拘束。「除了幾隻狗還沒有和我們習熟，見了我們總要吠叫之外，其餘的一切差不多已和住在本國時相彷彿了。」

這時節的上海，城裏邊還是一切如舊，城門到了傍晚依舊按時關閉，夜裏邊，各街道上依舊有更夫打

更，鄉下人每天依舊挑着他們的物產到城裏來兜賣，並向那些掛着「真不二價」牌子的店舖買他們日常所需的物品，但是在城外那片泥灘上，則一個雜形的租界已經漸漸的成形了。

白種人的房屋都造在黃浦的岸邊，不過都在沿邊留出十餘丈的空地，以便苦力可以起卸船上的貨物，並容民船上拉縴的人可以通過。當時所造的房子都是方形極其簡單的，左右都留出很大的空地種植各種花樹。上海的泥土本來很肥沃，因此一種下去便十分繁盛，加以上海的天氣很好，一年之中，晴明的日子爲多，所以環境非常之舒服。

當時白種人所造的房子，其內容差不多是一律的；樓下大都是四間大房間，以供辦公和會客之用，樓上則做臥室。房子的前面，上下層都有洋台，以便傍晚時可以閒坐着，喝喝威士忌，望望黃浦的景緻。中國人對於這種房屋的式樣都很稱讚，不過以爲前面何必裝着那麼許多窗戶。

白種人的大班和職員就在這些房屋裏邊辦他們的日常公事，結算帳目，收發郵件等等。這時的辦公鐘點還是殖民地式的，從早晨十點鐘到下午三點鐘，但可以視事務的忙閒而伸縮。

這時上海的「大班」都是年在三十歲左右的青年。「大班」這個名字，它的意義就是最高經理人，乃是外國商行經理在上海的一種頭銜。這個銜名自從發明之後，即爲白種人所一致承認，一致沿用，直到現在。因爲這時候的商行經理人數還很少，所以凡是能够增高他們的地位的東西，他們總是歡迎的，無怪

這種奇特的名稱一經發明，便立刻大家使用起來。他們的目的是來經營大宗的貿易，所以無往而不大。不過這時候的經商，事實上確不容易。因為這時候銀行還沒有設立，一切交易都還是用記帳的方式，至少須一二年的功夫，才能够清結一筆。加以這時候一切費用都很巨大，即如各商行派代表到中國來，他們先乘船到埃及，由陸路到紅海，再乘船到印度，轉船到上海，單是這一筆路費就須五百金鎊了。

這時節上海的外國商業還在初創之時，一切都需精神 and 氣力去建立，此外則衛生方面的危險很多，不是身體十分強健的人，便不能抵抗疾病，所以不能不選一班年輕力壯，敢作敢為的人士來工作，才有成功的希望。他們並且大都是獨身未娶的人，因為這時的上海還不宜於西方婦人的居住，實則至今依舊是不宜的。

其時各商行的助理職員年紀更輕，他們也都是由本國機關特加選拔的，在體格和才能上並不亞於那批大班，因為在緊急的當兒，他們須代替大班的職務，所以對於人選，不能不格外慎重。並因對於他們的期望很大，所以在待遇上也都很優厚，比了大班不過略遜一籌罷了。

這批大班先生們在上海的起居飲食都極盡奢華，在吃喝上尤其縱口腹之慾。醫生們雖屢次警告他們說上海的氣候不宜多吃食物，而且中國的菜蔬又都不合衛生，更不宜多吃，但嘗者諄諄，聽者邈邈，以致後來感染腹瀉、痢疾、肝病等病症者甚多。我們試舉他們一殮所吃的東西做例子，便能了然他們是怎樣的

縱恣，真會令人聽了嚇一跳的。他們吃飯時，最先是一道濃湯，佐以一杯的舍利酒；繼之以一兩道小吃，佐以香檳酒；次是牛肉，羊肉，或鷄鴨和火腿，佐以香檳酒或啤酒；次是咖喱飯和鹹肉；次是野味，布丁，糕餅，車厘凍，雞蛋糕，或牛奶凍，香檳酒；次是乳酪餅（即企斯），冷盆，麵包，白塔油，和一杯葡萄酒；最後還要加上橘子，棗子，葡萄干，胡桃肉，和兩三杯紅酒或別的酒類，再佐以一杯咖啡，方才完事；試想一頓要吃那麼許多的東西！

第一批開設在黃浦灘邊的外國商行大都就是以前開設在廣州的商行。當中的大多數也就是至今聞名於上海的那幾家老行。

怡和洋行就是首先在上海設立者之一。這家洋行的歷史始終和上海的開埠史交織在一起，而成爲其中的重要分子。它的創立人威廉·耶爾亭原先是東印度公司所屬某輪船的一位駐船醫生。他因爲是一個東印度公司的職員，所以他也有着個人經營商業的權利。他雖是一個醫生，但對於做生意頗有眼光，一直很是順利，因此後來竟拋棄了本行，專心於經商了。他的辦公室中從來不許預備客人坐的椅位，以爲如此可以使來客離去得快一些，由此即可見他日常事務的煩忙之一般。

耶爾亭醫生在廣州碰到了詹姆斯·麥西孫。這麥西孫本來是在印度加爾加答地方他叔父所開設的商行中當助理員。有一天，他的叔父命他寄出一封重要的信函，但他竟忘記了。因此被他的叔叔斥退，叫他回英國去，但他私下跳上了駛向廣州去的帆船。他在一八二七年加入了耶爾亭所設在廣州和澳門的

商行這商行的商業範圍其時已經很大，和印度並中國沿海地方已都有着貿易關係。

後來，東印度公司停閉了，但怡和洋行則日益發達。自從專利權取消之後，第一艘自由運載中國茶葉到英國去的輪船就是怡和洋行的輪船「沙拉」號。這怡和洋行漸漸的成爲遠東最大的商行，耶爾亭和麥西孫兩家中的青年子弟都紛紛從英國趕去，練習辦事。不過怡和洋行所派到上海的第一個代表則並不是這兩族中的分子，而是一位大拉斯先生。他在上海所選定的行址就在泥灘的北面近盡頭處，英國領事衙門的旁邊，也就是目前怡和洋行所在那個地方。這家商行不久之後便以招待慷慨聞名一時。大拉斯以每月一百金磅的工資，僱用了一個法國廚師，沒有一天不邀請大批客人吃飯。在早先的幾年中，怡和洋行每年所耗於遣筆招待客人的經費至四萬餘鎊之多，其數目很是可觀，就是素向豪闊的大班們看來，也不免要咋舌了。

鄧脫洋行也是由東印度公司所化分出來的一家商行。蘭資洛·鄧脫是上海開埠之後，把行中的地產在英領事衙門註冊的第一個人。這家商行的範圍，起初頗能和怡和洋行並駕齊趨，但後來不幸漸漸的沒落，以至於完全消滅。皮爾是這家洋行的一個合夥人，他在蘇州河畔造了一所花園，是當時上海租界裏邊第一個名勝地方。他在園中移植了許多種內地的花草，奇葩異種，四季開花，並養着幾隻五彩的錦雞，以爲點綴。中國有些紳士時常向他請求進去游覽，他倒是很慷慨的，對於來者都不拒絕。

怡和與鄧脫是當時上海的商行中最占勢力之兩家，在早先的時期中，它們的營業範圍之廣大遠過於同時的行家，而所以能够如此者，則大都是在於郵信的關係。在這時期中，由輪船運到吳淞的郵件都是用快馬駝到上海，再分送給各行，所以每逢郵件到埠之日，各行的大班都是眼巴巴地預先坐在辦公室裏邊等候他們所需的消息，其中惟有怡和鄧脫兩家的大班則在這種日子依舊坦然無事，毫不着急，因為他們的郵件早已在一兩天之前收到的了。

但他們怎樣能够提前收到的呢？他們的方法確很巧妙，但其實也很簡單。鄧脫洋行自己有着幾隻快船，各船主都擁有從香港郵船上提取本行郵件的許可。他們一經取到之後，立即儘着速率開回上海，因此總比行駛較爲遲慢的郵船超前一兩天到達。這種郵件裏邊，最關重要的消息就是中國絲茶在倫敦和印度鴉片的行市之上落。鄧脫因爲能够早一兩天得悉，所以他總能够利用着搶先落手，成交他的買賣。

怡和洋行也有着許多隻快船，分駛如加爾加答與香港和香港與上海之間。它對於郵件的提取方法是：先由行駛加爾加答的快船在加爾加答即將郵件從郵船上提取過來，即刻開船運到香港，再遞交等在香港的船飛送到上海，所以它的郵件大致和鄧脫在同日接到，不過彼此不知道罷了。

怡和洋行的早年幾個大班中，有一個性情是極暴躁的，他簡絕是目中無人，連英國領事的命令有時也要置之不理，他隨意毆打他的馬夫，隨意在黃浦灘邊放馬，使行人和苦力都受到十分的不便。但幸而這

是例外的，其餘的人們大都安分守己，秩序很好，對於英國領事的命令和勸告都能服從，翻開紀錄看看，英國商人和他過不去的事情祇有一件，那個人和他發生口角，甚至要求決鬥云云。

這時的上海，表面上雖是英國的租界，但美國人已源源而來，絡繹不絕。他們的思想比了英國人更偏於自由，經商的方法更前進，不像英國人那樣的傳統式守舊。但這時來到上海的英國人都是青年人士，還都富有朝氣，沒有浸沉於守舊的習慣，因此他們對於美國式的思想和手段都很贊同，漸漸的同化起來，而使上海逐漸變成了一個最現實的共和世界。

但這時候的美國商務範圍還比較的很小，因此華盛頓的國務院並沒有特派領事來到上海駐劄，而祇委任當地的商人代理。其中第一個受委任者就是第一個到上海的美國人亨利·胡爾考，他是胡爾考陪咨洋行的合夥人。繼他之後的代理美國領事則大都是由美商最大的商行羅塞爾洋行幾個大班相繼兼任。胡爾考的後任約翰·葛里斯胡特，和第三任代理領事愛德華·克銀漢都是這家洋行的大班。這節美國領事的職務雖很清閒，但並不容易，處處需要極巧妙的手段。其時外國人對中國的交涉和接洽都是由英國領事出面辦理的，美國商人方面的事件也都須託他代辦，然而美國領事在地位上是和他同等的，自然須處處留神，不便公然將他如上司般看待，因此在一切的對付上都需要智謀了。再則，美國領事本身就是商人之一，和同行中是處於競爭地位的，因此除了確有十分充足的理由以外，他竟不便索閱各商

行的帳冊，有時即使索閱，各商行也未必肯給他閱看。

美國領事葛里斯胡特在虹口擇了一片空地做美國租界。這個租界始終沒有由中國官府所承認過。因此常有人私下談論說，它簡直是自己產生的。美國商行也都願意留居在英租界，而不願意搬到虹口去。這時的美國商行除了羅塞爾洋行之外，已有赫特洋行，威特摩洋行，奧力芬洋行，都是經營絲茶的，營業都已很為發達。最奇怪的事情是：替英領事衙門設計建造新屋的人竟是一位美國籍的建築師，他的名字叫海塞林頓，一八四八年死於上海，是外國人當中第一個死在上海的人。

這批就是替未來的大上海奠定基礎的人們，他們是在進行着一種冒險的工作，但他們確是十分的努力依照條約的規定，除了短期的旅行之外，他們是不許到內地去的，這於他們很有些不便，但在另一方面也很於他們有益，因為他們是和內地隔絕的，所以始終聽不見中國腹地人們對於洋鬼子的怨憤和斥責。

第二章 擅自行動的英國人

「中華大國出產富饒，各項都足以自給，無需外國製造的物品來掉換我們的土產。」這就是中國皇帝寫給英皇佐治三世的信中的說話。

清朝爲什麼如此堅拒和英國人通商，其理由很難於明瞭。中國早已和葡萄牙人、荷蘭人通商，並且在京城中心早已有了一個俄國租界，可知並不是普遍的反對外國人。這也許是爲了英國人不肯對中國皇帝行三跪九叩禮的緣故，因爲中國向以大國自居，對於一切外國都視爲夷狄，而英國則素有征服世界的雄心，於是這兩個大家都自認是老大哥，決不肯向人低頭的國家便永遠不能融洽了。再加了英國人把吸鴉片煙的惡習硬傳入了中國，當然使中國更加不肯表示妥協。英國人不得已便決計使用武力去獲取商業上的平等地位。其時占領土地的心思則是沒有的，因爲中國究竟距離太遠，無從着手。

中國這個國家，社會組織是很完備的，但政治則很腐敗，地方的政權很大。她向來以具着世界上最古的文明自傲，人民的上層階級生活很舒服。中國的最上層階級是官場，而不是商人，數千年以來，始終公認祇有做官才能發財。賄賂是公開的，或至少是上下所容忍的，這又和英國人的見解格不相入。

中國的國內商業原已很爲發達，不過它的制度則和西方完全不同。它的制度很完密，是完全以信用和放帳爲基礎的，因此能够尅服彼此距離遙遠這個困難。中國的商人在交易之時並不用現錢，不論整千整萬都憑着一紙匯票去支付貨款。貨主對於主顧大都是向來熟識，詳知他的底細和信用，所以都肯放帳，而這種專憑信用的匯票即遠在數千哩之外，也可以兌到現錢，從無糾葛。

在這個極爲文明的制度中，英國人插身進去了。他們帶來了許許多多的商業規則和手續，他們限定不論大小交易都須用黑墨寫在白紙的上面，才可作數，他們對於不論大小事情都須預先仔仔細細的約定，他們專注重界說和法律上的技巧，但中國人則祇知道重視人格。他們擬下了條款繁多的約章，硬要中國人在點線的上頭簽字。中國人稍爲表示不願意時，他們便將戰艦開進長江。中國人雖因碰到了三十二磅的炮彈不能不逃走，但心裏始終是不服的。

西方的概念已和中國的委婉概念發生了正面的衝突，客須從主這個簡單的人類信條，因爲中國尚是一個「未開化的國家」竟被拋棄了。西方人堅持着：西方概念是對的，東方概念則都是不對的。起初，中國人不過覺得洋鬼子很可笑，但漸漸的開始怨恨。他們因爲受了逼迫，不能不在點線上簽字，不能不和許多個外國逐一訂立條約，把「治外法權」和最惠國條件的權利給與她們，但怨恨則從此日深一日了。

至於外國人對於中國的感想呢？有一位美國教士在上海開埠五年之後所說的幾句話很爲切當，他

說，外國人那時都十分看不起中國人；以爲這個民族終久要被外國人所征服，雖免不了要多殺死幾個人，也是無關緊要的。

當時到中國來的外國人，他們的感想未必個個如此，但他們從不肯以朋友看待中國人確是事實。他們對於中國人的一切舉動，都不過遠遠的旁觀，他們從不肯學習中國的文字語言，他們對於中國人的宗教，視爲是野蠻的，對於中國人的一切習俗，視爲是近乎兒戲的，他們對於一切商業上的交接，都委託一個買辦經手辦理，因此他們始終是外國人，是和當地的人民隔離得很遠的外國人。他們對着自己家裏邊的僕役和苦力能說幾句洋涇浜英語，已算是十分中國化了。

在理，上海的歷史應該用洋涇浜英語來寫成，因爲這種語言實是中國人和外國人之間的一種唯一的維繫媒介。這種洋涇浜英語，在上海未開埠之前，便已產生於廣州。它是一種用外國文字眼，其中英法印度等國的字眼都有之，而照中國話的句法說出來的特別語言，並且字音不必讀得十分準確，只要模糊彷彿，便可算數。它在傳到上海之後，不久便通行於中外人士交談的當中，而成爲一種當地特有的語言，直到今日還是普遍的流行。『洋涇浜』這個名詞，用在這裏時，它的意義就是『商業用』。

因此，在外國人和中國人之間，自始即有了一種彼此相隔離的空間。外國人以爲這種政策在非洲和印度等處都已經證明是行得去的，那末在中國當然還可以拿來應用。他們有了這種成見，便不顧一切的

將一層脆薄的權利蒙在中國的土地上面，而就在那上邊建築起房屋來，從不想到他們的闖入中國已經怎樣的推翻了中國的內部平衡，和不知不覺的解放了各種在將來勢必一發而不可遏的動力。

勒才福·愛爾考克繼貝爾福之後，任英國領事的時節，年紀還只有三十七歲。他是一個英國醫生的兒子，本人也習過醫學，曾在英國各醫院中擔任過職務，但後來即拋棄了本行，在南京條約訂立之後，五口開埠時，充任第一任的駐福州領事。他在任期中，對於辦理一切和中國官廳的交涉，都顯出他的極其能幹精明，因此為英國的外交部所賞飾，所以貝爾福辭職，英國外交部即派他調充駐上海領事。

這個上海公共租界創造者，他的外貌很像一個詩人，而並不像外交家。他那留得很長的黑髮直遮到耳朵半邊，眼眶很大，露出一種富於幻想的神色，在外表上看起來，真很像詩人拜倫的樣子，但在實際上他倒是一個外交能手。

愛爾考克雖然能講中國話，但他到上海時，依舊帶着他的翻譯官漢利·派克斯同來。派克斯的年紀還祇十八歲，但已和愛爾考克在福州共事數年，兩人極其莫逆。派克斯人極幹練，在福州時，愛爾考克很得到他的助力，所以極其看重他。（漢利·派克斯這個名字，中國的舊籍中譯作巴夏禮，現在矗立在南京路外灘那個銅像就是他。譯者註）

漢利·派克斯幼小的時節，身世很孤苦，他在五歲時，父母即已雙亡，係由住在伯明漢的一位叔父所

撫養成人。在叔叔去世後，叔叔的家屬即把他送到澳門去和他一個堂兄同住。他到中國，正值鴉片戰爭的時候，但因年紀尚小，沒有投軍。他即開始學習中文，以備異日之用。後來，他藉了他的中文知識在領事署中得到了了一個位置，他曾隨同英軍開進長江，親見南京條約的訂立，並曾在各口岸擔任過翻譯的任務。當愛爾考克從福州調任上海的時節，這位青年便請求說，他可以在上海有一個家，因為他的姊夫就是從開埠即住在上海的洛克赫德醫生。於是那三個替英國在遠東建設帝國的元勳貝爾福爵士，愛爾考克爵士和派克斯爵士便於一八四六年在上海碰頭了。

愛爾考克到任不久之後，上海即發生一樁幾乎把這個初創的租界完全毀滅的大變故，後來幸而由他以英國人慣有的毅力將這件禍事消彌；他處理這件事的結果是：上海得保安全，以及他本人受到上司的一次嚴厲訓斥。

三個英國教士：麥特赫斯德博士，洛克赫德醫生，和茂海到距離上海三十哩的青浦去旅行。當他們在那邊街上散發教會的宣傳品時，忽然遇到了幾千個暴衆，將他們包圍起來，用竹竿，鈍刀，和鐵練毆打他們，並把他們的眼鏡和身畔的財物一起搶去。正在危急的時候，幸而有幾個道台衙門的差役走來，才把他們救出重圍，護送回上海。

這正是每年漕船齊集的時期。這些漕船每年總在這個時候在上海會集，然後由運河行駛到北京去。

這一年，中國政府忽然下令改變舊例，命這些漕船運到天津爲止，船上的運丁因爲這一來將剝奪了他們許多漁利的機會，大家起來反對，因此有數千名運丁都被開革。這班被革的運丁無計可施，便逗留在上海的附近地方，以搶劫偷盜爲生。那一天攻擊教士的暴衆當中，大多數就是這一批人。

愛爾考克立刻覺到這樁事情的意義很爲嚴重，如若媽虎過去不加追究，則上海的外國人不但大失面子，而且從此將失去安全的保障。因此他就向中國官廳提出抗議，要求嚴懲凶手，以維公道。上海道台向來對外國人的要求大都唯命是從，但對這件事，則因他對這班暴衆比了對外國人更爲害怕，所以遲遲疑疑地不肯照辦，祇含糊地答覆了一紙公文說，已在究辦。

這時正值英國帆船吉爾特號開到上海，上面裝有十尊大炮。愛爾考克即決定利用這條船的威力以達到他的目的，而樹立一次懲一儆百的榜樣。不過這時他的上司，英國駐華全權公使遠在香港，如去請示，往返周折至少需數個星期的工夫，並且還要防到公使或會不贊同這種舉動。

愛爾考克將一紙哀的美頓書送致道台，限他在四十八時之內提到爲首的人處以嚴刑，否則他將用兵船阻止所有的漕船從黃浦江開到北邊去。他以封鎖上海港，以及英國船隻將從此拒付關稅爲恐嚇。

等到所限的時刻期滿時，他即命吉爾特號向黃浦裏面駛去，橫阻在四百艘漕船的面前。

這時愛爾考克和他的太太尚係住在城內的舊領事衙門裏邊，城中除了駐有數千名中國兵之外，還

有不少已經開革的運丁，他知道他是處在一種很危險的境地中，但居然沒有發生什麼事故。漕船中有幾隻擬想衝破封鎖線向前開走，不料英國帆船竟向他們開了一炮，因此不敢再動。一艘小小的英國帆船竟已阻止住這大批漕船的行動，這太奇了。

愛爾考克又委派副領事和派克斯直到南京，去迫促這件案子的解決。二人進見兩江總督。靠了派克斯的口才，力說漕船的愆期將使江蘇的官員怎樣會受到嚴厲的處分，總督和上海道台也許即會因此丟官；這番話居然打動了總督，即刻委派了一個委員到上海來辦理這件案子。這委員抓到了十名爲首的人犯，一起送到英國領事公館。諸教士指認出這十個人中，祇有兩個是當時在場行凶的，但愛爾考克不問所以，請中國官將他們一起枷號在黃浦灘邊。對於諸教士所受的傷害和損失則由中國方面賠償了二百塊錢了事。但上海道台後來仍因此案被參，受到革職的處分。

上海已獲得了公道。封鎖行爲也即行撤銷，那四百艘漕船也就從黃浦中開了出去。

愛爾考克這一次的舉動實是行險邀倖。他是以自己 and 全體僑民的生命爲孤注，去挽回外國人的面子。就是那隻英國帆船在四百艘漕船的中間也是何等的危險。但邀天之佑，他這次的投機行爲竟獲到了效果，而外國人的面子也竟賴有此舉維持了甚多的年代。

但這次愛爾考克的行動是完全擅自主張的，因此他的上司喬治·朋漢爵士加以訓斥。『依據外交

部所給你的訓示，』這位英國公使在他的公文中說：「和依據領事所應具的權力與責任，我對你這種不先請示於上級官廳而擅自行動以應付事變的作爲實不勝其遺憾。」但在這位公使給本國外交部的報告中則甚爲稱讚愛爾考克的精明強幹，和這次維持國家之尊嚴的功績，並請加以升遷。上海各洋行的大班爲了這次的成功都向他道賀，但他很謙虛，將這次的功勞完全推在派克斯的身上。

這第一代英國僑民是如此的在泥灘上面建設起帝國的基礎，而數千哩之外的外交部也已將他們的功績記錄在冊，預備給以升遷的獎勵了。

*

*

*

*

鴉片之戰雖是爲了英國要貫徹自由行銷鴉片之目的而發動的，但戰後的和約裏邊則一字沒有提到鴉片煙。不過英國的商人則已經利用着這種不明言的權利將大批的鴉片煙土運到中國來發賣。當時上海的外國商行差不多全在經營這種事業。而我們應知道英國之出此舉者，其內幕中實還有一樁比行銷這項貨物更爲重要的經濟理由，她是擬藉着這件商業把英國的遠東貿易措置於一種健全的基礎。其內幕的情形大概如下：

自上海開埠之後，中國的大宗出產絲和茶便和國外發生了直接的接觸，其時這兩種物品大都是運銷於英國各口岸的，因此每年英國在這兩種物品上須支出五百萬鎊的貨價。但這時由英國所運入中國

的貨品，以毛織品爲大宗，則所值不過一百五十萬鎊左右，計算起來，還有三百五十萬鎊左右無從抵銷，須將現錢付給中國。這種收支上的不平衡使英國的經濟家十分焦慮，因此就想出用鴉片煙土來抵銷這筆付款的方法。

鴉片煙土爲英屬印度的產品，完全由英國商行經手運銷於中國，其交易額那時每年大概在九百萬鎊左右。這筆款項不但抵銷了對中國的收支上之不平衡，而且也使印度的國庫獲得它所急需的現金。因爲印度那時已習於購用英國貨，每年對英國貨品的進口之支出已達八百萬鎊之多，而所藉以應付這筆支出者也就是鴉片煙土。

換個說法，英國從這個三角式的貿易上實收穫不少的利益。英國商人每年運銷於這兩個亞洲國家中的製造品，其價值約在一千萬鎊左右，其中的九百萬鎊即是以鴉片煙土的輸出去抵銷，印度即以上海所收的鴉片煙土代價去償付英國的貨款，於是英國的遠東貿易便不再有輕重不勻的弊病了。

所以在經濟的立場上，英國的鴉片貿易是極有意義的。有許多英國的理想主義者到了東方，眼看着那麼許多隻懸掛着英國國旗的船隻都滿載了煙土，接連不斷地開到上海，心理都很不以爲然。愛爾考克本人就是其中之一。但他們在不久之後便了然這裏邊所包含的不僅是一個道德的問題，而還有更爲重大的關係。所以他在某次給外交部的報告書中，他也承認鴉片煙土之貿易乃是整個英國遠東商務中的

生命線。

在上海經營鴉片事業的外國商行中，怡和洋行最爲著名。據說這家洋行的創辦人耶爾寧博士在這樁營業中，不到二十年的工夫，即已獲得一百萬鎊的巨利。鄧脫洋行的奢華宴會也是由這筆買賣的收入所供給的。後來連美國商行羅塞爾洋行也加入了這樁營業。當中惟有美商威德摩洋行則始終不屑經營。

鴉片煙土是違禁品。但清庭在戰敗之後，一切受制於人，所以只能眼看着她源源運入中國，沒有干涉的能力。有些中國官員的見解則以爲：還是讓它由外國運來爲妙，因爲這時中國的人民染上煙癮者已經很多，煙土如若不從外國運來，則中國人恐怕就會自己種植，因而減少稻米的產量，而造成饑荒。因爲這項貨物是違禁品，並因清庭不願意從這項害民的物事上漁利，所以運到上海的煙土都無須繳付進口關稅。載運煙土的船隻並不直接開到海關的前面。它們都先在吳淞停泊，將煙土卸入不堪航行的舊船所改造的躉船，然後再駛進黃浦，將剩餘的正當貨物向海關報稅。

這種載運煙土的船隻，因爲沿途須行經中國海中海盜出沒之區，所以都是武裝的。它們因兼運送郵件，所以都是特選出來的快船，並因從煙土貿易中所獲的利益極厚，所以對一切設備都滿不在乎。其中有幾艘是當時全世界最快的船隻，它們敢在時季風中扯起滿帆，行駛如飛，這是尋常連兵船都不敢做的事情。這些船上的船主都是精於航海的老手，並都是君子人，每一船所載的貨物，其價值有時常在一百萬元。